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吴都文粹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貢生臣劉逵

吳都文粹卷五

宋 鄭虎臣 編

臨頓

皮日休

共老林泉忍暫分此生應不識迴文幾枝竹䇿送德耀一乘柴車迎少君舉案品多緣澗藥承家事少為溪雲居然自是幽人事輒莫教他孫壽聞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臨頓宅者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夷人頓軍憩歇宴設軍

士因此置橋唐陸魯望嘗居其旁

皋橋　　李紳

伯鸞憔悴甘飄寓非向嚚嚚隱姓名鴻鵠羽毛終有志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秋月無家照舊井寒泉見底清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重建乘魚橋序　　僧達本

乘魚橋當姑蘇之要津茂苑之靈蹟按吳地志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高于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

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之騰飛宛轉駕空上昇因立橋云

上元烏鵲橋　　楊　備

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不為秋河織女填

過白頭橋　　梅　摯

白頭橋柰白頭何郡守白居易建本朝天聖初孫伯純修之因呼孫老舊德如存故老歌不特輿梁起遺愛大都才美服人多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是也又為元總管道童

重建改名石巖亦其自號也

吳江橋　　鄭獬

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霊鼇插天螮蝀玉腰濶

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

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蔣堂

雁翅橋橫五河北翬飛亭屹大江心魚龍淵藪風月窟

若比廣寒宮更深

利往橋即吳江長橋也慶歷八年縣尉王庭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并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中海内絶景惟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形容也垂虹旁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已不復立中興駐蹕武林往來憧憧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為大利有議以石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紹興三十二

年金亮犯淮中外戒嚴或獻計樞廷乞行下平江焚長橋時郡守洪邁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聚哭於圯下矣橋兩圯南有滙澤亭北有底定亭餘見松江條

泛太湖書事寄元稹　白居易

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黄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翩翻白驚鼓魚跳撥剌紅澗雪壓多松偃蹇

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爲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
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
五宿澄波皓月中

泛太湖　　　　　　　　　　　　　皮日休

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泛游大笑稱平昔一
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璃色連空
澹無顃照野平絶隟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疎岑七
十二䨇䨇露矛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摇畫鷁西風乍獵

獵[illegible]波罨涵碧倏忽雷陣吼須臾玉崖折樹動為蜃尾
山浮似鰲脊落照射鴻溶清輝斷抛擲雲輕似可染霞
爛如堪摘漸瞑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汃肌上
生瘳瘵音春討異足迭遭尋幽多阻隔顧風與良便吹入
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

陸龜蒙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疾時
當著雨後氣象仍鬱崒乍如開雕籢音奴籠也聳翅忽飛出

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佶栗坑
来斗呀豁涌處騖嵯峩險異拔龍湫喧如破蛟室斯須
風妥貼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如格音各筆巉巉
見銅關湖中穹崇山有銅關左右皆輔弼盤空儼相趨去勢猶橫
逸嘗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
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也又云構浮玉宛與崑閬匹肅為靈官
家此事難致詰太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堂才迊沙嶼好指顧俄已失
山川互虧蔽魚鳥空聱語彪切耴音折左太冲蜀都賦何當搜真檢

得名天吳術一一問朝宗方應可譚悉

楊備

漁舠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處吹湖面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

望太湖

蘇舜欽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鱠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梅堯臣

東湖臨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細烟沉遠水重露裛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絶書云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具區其湖周圍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

明月灣 在太湖洞庭山下

皮日休

曉景澹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為明月灣半巖翡翠巢望見不可攀柳弱下絲網藤深垂花鬘松瘿忽似狖石紋或如虓釣壇兩三處苔老腥斒斑沙雨幾處霽水禽相向閒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培橘栽出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關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好境無處住好處無境刪赧然不自適脈脈當湖山

陸龜蒙

昔聞明月觀在建業故臺城祇傷荒野基今逢明月灣不值三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連山忽中斷遠樹分毫釐周圍二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凈無雲物欺魚之星斗蔵獨有神仙期初聞鏘鐐銚音姚積漸調參差空中阜羽衛波上停龍螭縱舞玉烟節高歌碧霜詞清光悄不動萬象寒咿咿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但當乘扁舟酒甕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自然瑩心骨何用神仙為

練瀆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　皮日休

吳王厭得國所玩終不足一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艅艎六宮門艨衝後軍肅一陣水麝風空中蕩平淥烏因避錦帆龍跧防銕軸流蘇惹烟浪羽葆飄巖谷靈境太蹂踐因茲塞林屋空濶嫌太湖崎嶇開練瀆三尋齾石齒數里穿山腹底靜似金膏礫碎如丹粟波殿鄭旦醉蟾閣西施宿幾轉含烟舟一唱彩雲曲不知欄楯上夜有越人鏃君王掩面死嬪御不敢哭艷魄逐波濤荒

宮養麋鹿國破瀆亦淺代變艸空緑白鳥都不知朝眠暮還浴

陸龜蒙

越恃君子衆大將殲全吳越有私卒君子六千人吳將派天澤以練舟師徒一鏡止千里支流忽然迂蒼奩束洪波坐似馮夷軀戰艦百萬輩浮宮三十餘平川盛丁寧絶島分儲胥鳳押半鶴膝錦扛雜肥胡香烟與殺氣浩浩隨風駈彈射盡高鳥杯觥醉潛魚山靈恐見鞭水府愁為墟

兵利德日削反為仇國屠至今鉤鏃殘尚與沙泥俱照此月倍苦来兹烟亦孤丁魂尚有淚合灑青楓枯

銷夏灣　皮日休

太湖有曲處其間為兩崖當中數十頃别如一天池號為銷夏灣此名無所私赤日莫斜照清風多遥吹沙嶼掃粉墨松竹調塤篪山果紅靺鞨水苔清髮髵木隂厚若瓦巖磴滑如飴我来此游息夏景方赫曦一坐磐石上肅肅寒生肌小艖或可泛方言云小舶謂之艖短策或可支行

鷺翠羽起坐見白蓮披斂袖弄輕浪解襟敵涼颸但有
水雲見更餘沙禽知京洛往来客喝死緣奔馳此中便
可老焉用名利為

陸龜蒙

霞島焰難泊雲峯奇未收蕭條千里灣獨自清如秋古
岸過新雨髙蘿蔭横流遥風吹蒹葭折處鳴颼颼昔余
守圭竇過于回禄因日為籧筁從（渠曲二音 簟之異名）分作祇裯
讐（低刀二音 並簟衣）頗狎寒水怪不封朱轂侯豈知烟浪涯坐

可思重裘健若數尺鯉泛然雙白鷗不識號火井孰問名焦丘我本魚鳥家盡室營扁舟遺名復避世消夏還銷憂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遶之舊傳吳王避暑處周圍湖水一灣水色澄澈寒光逼人真可銷夏也

投龍潭在黿山　皮日休

黿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涎水爆龍巢腥風卷蛟室曉

来林岑静獰色如怒目氣涌㒒炅煤波溢掃純漆下有
水君府貝闕光比櫛左右列介臣縱横守鱗卒月中珠
母見烟際風人出生犀不敢燒水怪恐摧捽時有慕道
者作彼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蜿蜒
投之光焌律琴髙坐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願與之游茲
焉託靈質

陸龜蒙

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秘邃君将接神物聊用申秘事鎔

金象牙角尺木無不備亦既奉真官因之徇前志持来
扆明詰敬以捉嘉瑞鱗光煥水容日色曉山翠吾皇病
秦漢豈獨探怪異所貴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為巨
浸汚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惟貪血食飽
但據驪珠睡何必勞黄金年年捉星使

胥口　　皮日休

波光杳杳不極霽景澹澹初斜黒蛺蝶粘蓮蘂紅蜻蜓
裊菱花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偎荻

共君作箇生涯

又

拂釣清風細灑飄簑衣暑雨霏微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飛不飛換酒帽頭把看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誰道剛須用機

陸龜蒙

雨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目送迴汀隱隱心隨挂席摇摇白蘋知秋露裛青楓欲暮烟饒莫問吳趨行樂

酒旗竿倚河橋

又

把釣絲隨浪遠採蓮衣染香濃綠倒紅飄欲盡風斜雨細相逢斷岸沈魚罶䍐鄰村送客艬舸即是約䍐二音魚網也清霜刮野乘閒莫厭裘重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口即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景物勝絶

前松江賦　　　程俱

鴟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携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湖而長邁屣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扶輕輈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没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而不極于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為五湖地脈四達衍為松江汹汹渾渾溶溶洋洋孤峯連嶂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于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烟屯其疊翠冬實纍其錯丹麟鶴

之所憩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包山有縹渺峯明月灣艸衣木茹汨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于一吸環齊州于一區大鵬奮翅于泱漭燭龍洗光于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趣南而遺北旣畫圖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州相望散荒墟于垤塊識斷岸于毫芒嘗試與子

至中流而四顧陰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于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為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時樂内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為燭六合為宮參天地以為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捐包山于遺礫視五湖于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蔕于胸中乎

後松江賦　　前人

程子既為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為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修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辭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答曰長橋臥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戔忍烏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悟機先則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為

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激吳卒靡潰江流赭赤羋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于此蓋夫子之雄績迺自太湖過横山辭越來之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于游鹿指血化于黄埃挽艅艎而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于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與夫勇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而與喬木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閒者五季棼亂錢鏐崛興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

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涯相為二城鎮戍武之右境遏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吳江錢氏謂之南北兩城防遏所版圖入朝置為縣治晝井疆設羣吏阜畝碁列居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嘆曰一江方東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遯而来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失俯仰于萬世晝賢愚于一丘夫子亦嘗弔抉眼之忠

魂而訪伏劒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為西子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兮雲霏霏帶長鋏兮佩寶珞而子安適而不歸歲晼晚而將暮兮路既擁而中迷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搴杜若羌揺揺其遺誰餘音未息遂然而覺棹頭載歌付千古于一笑

夜渡吳松江懷古二首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濆棹撥魚龍氣舟衝鴻鴈羣信潮頓覺満暗浦稍将分氣赤海生日光揺湖起雲水鄉

盡天衛嘆息為吳君謀士伏劒死至今悲所聞

倚棹望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劍

别龍初没書成雁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復催年

吳松江　　劉長卿

多年橷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満簪駑馬雖然貪短豆

野麋終是憶長林鱸魚未得乘歸興鷗鷺唯應侶此心

見說新橋好風景會須臨月濯煩襟

張懷

洞庭初葉落孤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

許渾

候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樹蒼蒼江湖水落髙樓迥江漢秋歸廣殿涼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草濕螢光文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華堂

夜泊　　杜牧

清露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風波烟雨一相失

夜泊江頭心渺然

松江亭携樂觀魚　白居易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膾紅鯉夜燭舞青娥雁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

泊震澤口　薛據

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聞風水洄沿值漁翁窈窱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月明照萬里早雁

湖上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岸望長洲零落星欲盡朣朧氣漸收行蔵空自秉知識仍未周伍胥既伏劍范蠡亦乘流歌竟鼓枻去三江多客愁

泊松江渡　許渾

漠漠故宫池月涼風露幽雞鳴荒戍曉雁過古城秋楊柳北歸路蒹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

松江早春　皮日休

松陵清淨雪消初見底新安恐未如穩凭船舷無一事

分明數得鱠殘魚

陸龜蒙

柳下江飡待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一生無事烟波足惟有沙邊水勃公

憶具區 錢昭度

平生愛具區島嶼夾陂湖竹雨籠灕鷉花烟濕鷓鴣神仙疑有宅魚鱉自為都何事勞長想機雲本是吳

送裴如晦宰吳江 梅堯臣

吴江田有粳粳好春作雪吴江下有鱸鱸肥鱠堪切炊粳調橙虀飽食不為餐月從洞庭来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明鏡裂誰與子同遊去若秋鷹掣

又憶吴松江

念昔西歸時晚泊吴江口回隄遡清風淡月生古柳夕鳥自遠来漁舟猶在後當時誰與同涕憶泉下婦

除夜宿垂虹亭　　蔡肇

東南勝處未忘情老去扁舟復此行小邑歲除無市井
下田水落見農耕雪消西嶺嶒峻出春到重湖鱗甲生
橋下霜蛟貪睡美爲槌千鼓作雷聲

王禹偁四詠

中郎亭樹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
曉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
安得便抛塵網去釣舟閒泊畫欄傍
二年爲吏住江濱重到江頭照病身滿眼碧波輸野鳥

一簑踈雨屬漁人隨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春
張翰精靈應笑我綠袍依舊惹埃塵

登臨陡覺挹塵埃時有清風颯瀟懷螮蝀一條連古岸
玻璃萬頃自天來寒光浩渺輕烟濶綠玉參差遠岫排
南指閩山猶萬里遠人歸興正無涯（登江亭）

帶篷踈薄漏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惟有鷺鷥知我意
時時翹足對船窗（汎吳松江）

陳堯佐

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黄扁舟繫岸不忍去
秋風斜日鱸魚鄉

游松江　　蔣堂

江人見我謂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去
一樽白酒扣舷歌沙邊歷歷辨雲樹島外濺濺弄月波
興盡歸来還更喜飛鷗相送入烟蘿
曙光東向欲朧明漁艇縱横映遠汀濤面白烟荒落月
嶺頭殘曉混踈星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

我實宦遊無况者擬来隨爾帶笭箵長橋觀魚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横截冷光中雲頭灧灧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壺中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乗曉風中秋對月

過垂虹橋二首　蘇軾

吳越溪山興未窮强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絶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横擘岸風人笑老年三㸃慣天教吾輩一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鬛紅

長橋二首　　楊備

漁市花村夾酒樓山光沉碧水光浮松陵雨過船中望一道青虹雨岸頭

松陵水國面松江學弄漁竿對酒釭鶖起鵁鶄是旗鼓背帆飛去一雙雙

松江謁王文儒令宰　　章　憲

暑退涼生過雨天晁飛鷺浴暮江前秋風小浪鴨頭水斜日輕帆燕尾船青眼却欣逢地主白頭相對聳詩肩林塘勝處開樽俎只欠氷輪特地圓

長隄牽百丈舴艋泝清漪山與殘霞暝水將秋色宜江寒征雁度天遠暮帆遲勝欲浮家去烟波學子皮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濆垂虹跨其上天下絶景

也

交讓瀆 在羅城之東北隅

楊備

琴丁結友事耕耘田熟翻如虞芮君彼此持廉為棄物一名交讓兩難分

女墳湖

皮日休

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為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向下稍

陸龜蒙

水平波淡遶回塘鶴殉人沉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
至今沙上少鴛鴦
吳女墓在閶門外闔閭女曰滕玉王與夫人及女會
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
殺闔閭痛之葬于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
題湊為中以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
鶴于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
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

地為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成湖

越來溪　　楊備

臨流何必弔前非且說吳宮得意時夾岸桃花烟水綠畫船安穩載西施

越來溪在横山下與太湖連相傳越兵入吳時自此來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

夏駕湖　　前人

湖面波光鑑影開綠荷紅芰遶樓臺可憐風物還依舊

曾見吳王六馬來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游于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湖西悉為民田不復有湖民猶于湖之傍種菱菱甚美謂之夏駕湖菱

至和塘記　丘與權

吳城東閶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瀦魚鼈其民病賦入之侵蝨相從以逋徙奸人緣

之以邀刦行旅通鹽賈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所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絶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澮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挐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

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蓋有意于疏導矣明年與權爲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稅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奸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其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于是列而上聞其副以决于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餱薪既

成以授有司郡相元君實總之粤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其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横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决焉畚鍤所至皆于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霆迅雷驟雨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迨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月餘盖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才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才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茭蒲芙渠稱是計其入以為修完料

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鰻鯬瀼治新洋江自朱歴至于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浚諸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于是陽城諸湖瀼皆通而及江田無洿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閘用柏合抱以為檻葢古渠況今深數尺設㭒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者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為民牧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于是論請更之

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興權實區區于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為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為湖瀼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年號名崑山主簿丘興權記甚詳今採載之

沈氏筆談

詳沈氏所記蓋至和塘既成于至和二年立石其間濬

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及成後郟亶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葢丘與權塘記雖作于至和二年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路民苦病涉久欲為長堤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蘧篨為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為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篨中候乾則以水車𢷬去兩墻間舊

水墻間六丈皆留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為利

六失六得　　　　郟　亶

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浚崑山之張浦茜涇七丫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茅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其水

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于海者反西流欲北導于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效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廵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于隄之兩傍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厎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于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大虞小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

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洩于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埶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且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来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州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而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為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

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竈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為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于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于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然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

税才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于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為田之過也是説最為疎闊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為編戸税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為田增十七八萬為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城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是名而其潤畧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斜塘大泗黄瀆夷亭髙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鰻鯬等瀼及常熟之

市宅碧宅五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黄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階甃之遺趾在焉故其地或以家或以城或以宅為名嘗求其契劵以為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説者皆執一偏之説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洩之跡治田有後先之宜興役順

富貧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堽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者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堽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

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耳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堽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耳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于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于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洩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堈身堈身之東有

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横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横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堈門沙堰門吳堈顧廟堈下堈李堈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横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堈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于堈身之東灌溉髙田而又為堈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入横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堈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畆經界溝洫之跡存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堈門壊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堈門之壊

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于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棊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于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埶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于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

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于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于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于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濶攘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為

之也浦日以壊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壊而不固日隨月壊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瀕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壊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髙田者一切設堰潴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

流于其間以浸潤之立堈門以防其壅則髙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髙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隄岸髙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于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于海又

究五堰之遺趾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淺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以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以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

故不勞量取財于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曰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

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十四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矣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恵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從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于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㘇

吸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于大水方
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
于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
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
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
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躋于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
于飢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賙之故上愈乏而下
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

使公私皆獲其益豈可區區計國家五載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熙寧三年崑人郟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過于蘇州然自唐末以来經營至今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

昔有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謂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堈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堈阜流為三江東入

于海而震澤始定闕　于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𤰞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髙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漑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蓺耶古人遂因其地

勢之高下井之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東西爲横塘以分其勢而綦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别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髙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髙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

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煩決瀉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堽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于江者既以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晚雨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

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塘港之濶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堈阜之地高于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于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濶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同流于堈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洩耳非專為閼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于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堈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堈阜之地皆

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

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

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圍盛熟圍之類
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洎
乎年紀緜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户行舟
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
古者人户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為家欲其行
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為小涇小浜即臣昨来所陳
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
浜既小隄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

山柏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趾此古者民存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户如陳顧陶辛晏沈等田舍皆在田園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髙于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户請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

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濶三二十丈累經開淘之後今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至和塘只闊六七丈

此目所覩也

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致渰没

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曰塗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户樂于間年渰没也

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

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堈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因無隄防為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

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

臣伏覩昨来議狹汴河者詔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快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黄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之不淤不可得也

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倘不完復隄岸驅低田之水盡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于蘇州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由也

其髙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髙沿于海者則海潮不應沿于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瀦聚于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髙田復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處又因人户利于行舟之便壞其堈門而不能蓄水故髙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堈阜之田已乾枯旱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渰没凈盡則堈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葢不浚浦港以

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堈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髙田廢之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于城郭為人所見而税復重旱田遠于城郭為人所不見而税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攻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縉紳下至農圃之匹夫謀議擘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

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逵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槩曰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縁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治水連年無效不知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户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縁民

間所鳩工力不多盖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擘畫修築隄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

地連堈阜無衝激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有湮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衝激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樁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冲激動有毀壞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盡不可知求其久遠之效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諸以一家之法而治

一國也其規模法度則近之至于措置施設之法則小大不可同也貼黄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大浦盧瀝浦松江諸滙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臣今窮究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于諸縣官吏考之于諸鄉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乍來倏去不若臣之

生長鄉里世為農人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于范仲淹葉清臣況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畧到司農寺陳白委曲不至有誤朝廷候敕旨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河之法若揔而論之則汙漫難行析而言之則簡約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

里今若于上項水田之内循古人之跡五里而為一縱浦七里而為一横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横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

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用夫二千五百人塘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為兩岸每岸底只闊一丈四五尺面只闊四五尺高不及六七尺故不踰一二年又至隳壞

故曰揔而言之則汗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言之分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髙田之民自治髙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僱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為十縣逐縣每年常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

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三千二百人又為兩頭項只役一千二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頃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治易也如此而治之三年之内蘇州與鄰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于江江之水必高于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

開盧瀝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趾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畧也

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三年轉運使喬維岳方始廢之蓋隄防

既壞水得容瀦于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

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以浚治港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堈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昨臣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

之害隄岸髙厚則田自可固而水流必趨于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在塘浦港瀝堰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揔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来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横塘在松江之南者臣

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曰浪市橫塘又下北
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松江
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以浦艾祁浦愧浦顧滙浦
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內
薫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
甫里浦浮髙浦塗頭浦大姚浦順德浦破墩浦盞頭浦
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
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

洛舍浦楊枀浦新洋浦洶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
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
任浦松江北横塘二條浪市横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
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闊其塘浦髙其隄
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項
塘浦之岸並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
有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洩水此不知治
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復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

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横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為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来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皆廢也横塘亦廢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

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横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内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吳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

浜即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已廢罷只擇其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横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横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為一横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盖古人之横塘縱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襍於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浜

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横涇二十一條闕墓涇楊涇米涇樊涇蠡涇南湖涇北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黄土涇團涇廟涇下莊涇新橋涇黄母涇常熟塘西横涇十二條石師涇揚涇黄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横涇三十三條盖記其畧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犫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與

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棊布以為圩自近以及逺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堈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横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滙塘張湖塘郍石塘黄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所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横瀝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

塘新洋江低里浦黄前涇上吳塘下吳塘横塘四條朱

滙塘張湖塘郭石塘黄姑塘已上塘滙十八條新洋江

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曾今河底之土反高于田中

每遇天雨稍闕則便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渰

没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

凡三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

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

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

也其横塘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雞鳴塘練祁塘是七里而為一横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米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蘿子浦滬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南極浦江苧浦爛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葉浦大黄肚浦小黄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天仙浦鎮浦新葉浦槎浦泰公浦雙浦大場浦唐章浦青州

浦商量灣横塘二條雞鳴塘練祁塘已上塘浦四十條各自畎引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于此諸浦決洩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堈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横塘南自練祁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堈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

横塘多欲水之周流于其間取灌漑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于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横瀝半涇塘青堈横瀝五家堈横瀝鴨頭塘支涇楊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堈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塘婁塘張堈門薛市門黄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吴堈門顧堈門廟堈門岳瀝李堈門丁堈門湖川門黄涇杜漕塘雙鳳塘斗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堈身已東塘浜門瀝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

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
重堈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斗閘門
或置堰而下或水亟過旱則可以車畎諸湖之水以灌
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洩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
于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澤使堈身之水常高于低田
不須車畎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
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
自松江下口北遶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

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横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花莆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横塘福山西横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臼浦卹瀝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遶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極浦下田浦崛浦上夾浦下練祁浦桃源浦練祁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了浦浪

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湴湖浦吴泗浦鐺脚浦下六河浦黄浜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髙浦許浦塢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水門浦雀浦鰻鯬浦吴涇髙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奚涇黄泗浦横塘四條八尺涇花莆涇福山東横塘福山西横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楊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堈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横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于髙阜之地

以浸潤高田非專欲决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髙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隄岸隳壞一時漫流瀦聚于低下平濶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髙處而流入于海唯大水之年决之則暫或東流耳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髙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

衆人所共知也但自来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務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説為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畧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揔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之之法也其低田則闊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髙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灌田固田之意乃謂低田髙田所以闊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洩積水也

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岸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洩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槩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盡成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遂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切思之上項塘浦

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
國朝統御以来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
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大小
亦不論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
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
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
堈身西流之處又設𣂰門及堈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
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録

亶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録于此亶既累上其說

五年九月許謁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亶

為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亶以其說

鏤板徧下州縣許諸色人等詳合議焉初亶言蘇州

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

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跡縱則有浦橫

則有塘而又有門堰涇瀝而棊布之亶所能記者則

揔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而為一

縱浦十里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隄岸度用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五年而蘇州之田治矣
朝廷始得亶書以為可行遂真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水利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名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
旨罷亶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聞奏人皆歡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

入駙庭喧哄斥罵燈悉蹂踐駙門亦破亶幞頭墮地一小兒在傍亦為人所挈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遷圩地至是諸令鳴鐃散衆遂罷役亶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内銓

亶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髙田低田之法二論後世廢髙田低田之法三論自来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来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

議論合七論先諸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

吳都文粹卷五